

近代西方名将评传

外国近代名将丛书

[英]卡弗元帅著

秦忆初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近代西方名将评传

《外国近代名将丛书》

〔英〕卡 弗 编

秦忆初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年2月

035246

近代西方名将评传
《外国近代名将丛书》
[英] 卡 弗 编
秦忆初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6.625 字数: 148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54-4/E·35

定价: 3.50元

出版说明

巴顿将军、蒙哥马利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隆美尔元帅……这每一个显赫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生动而不平凡的故事。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纵观中外战争史，军事将领们的勇气和军事思想不仅在战略上对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在战场上赴汤蹈火的官兵们。他们是战争的主人。《近代西方名将评传》试图从各位军事将领的个性和军事才能出发，用比较详尽而可靠的史料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肖像”，希望能使读者全面而深刻地了解这些叱咤风云的战场骁将们的真实风貌。

本书原名《战争的主人——二十世纪的军事指挥官们》（《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其编者为曾任英国参谋总长的卡弗元帅。原书共评述了43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世界名将，我们从中选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5位西方将领的有关评述，将之编译成册，作为我们《外国近代名将丛书》的第一本，奉献给广大读者。

由于原书由若干战史家执笔，故每篇文章所反映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对于原书编著者所持的观点，我们未作修改，相信读者能够鉴别和批判地接受。同时，书中若有疏漏、不当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

译者谨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一、	奥金莱克评传·····	(1)
二、	布莱德雷评传·····	(16)
三、	邓尼茨评传·····	(25)
四、	艾森豪威尔评传·····	(38)
五、	古德里安评传·····	(54)
六、	哈尔西评传·····	(73)
七、	麦克阿瑟评传·····	(90)
八、	曼施泰因评传·····	(97)
九、	蒙哥马利评传·····	(111)
十、	尼米兹评传·····	(122)
十一、	巴顿评传·····	(137)
十二、	隆美尔评传·····	(149)
十三、	伦德斯特评传·····	(162)
十四、	斯帕茨评传·····	(176)
十五、	斯普鲁恩斯评传·····	(189)

一、奥金莱克评传



奥金莱克

(1884——1981)

英国陆军元帅

奥金莱克虽然最后也官封元帅，但他在第二次大战时却很不幸，因为他像韦维尔一样是在战争的前期充任中东英军总司令。当时情况极端不利，而政府当局却希望将军们能够像变魔术一样制造胜利。

当他于1941年7月接任中东总司令时，他的部队除了在西沙漠中作战之外，一部分正在叙利亚对维希法国的部队发起攻势，另一部分正在东部非洲同意大利的军队交战。他的

精锐部队在希腊和克里特岛惨败之后，已经组织涣散，疲惫不堪。但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却催促他立即在西沙漠中发动攻势，不得延误。奥金莱克毅然拒绝，这使得丘吉尔颇不愉快，但也无法勉强他。在1941年11月的“十字军”攻势中，新的第8集团军只比隆美尔的德意联合装甲兵团在数量上略占优势，而其中各个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经验颇不整齐。尤其是编有装甲部队的军，在作战原则、指挥技巧、参谋作业等方面都远不是德军的对手。英国制造的坦克在机械方面不可靠，其两磅炮（近似于英国反坦克炮）缺乏杀伤力。在以后的12个月中，英国空军也未能掌握空中优势。

在1942年5、6月加泽拉会战期间，第8集团军在训练、经验和装备上才开始逐渐能与敌人看齐。即便如此也只有新型的美国格兰特坦克能在整体战斗力上与德国的“3型”坦克抗衡，但这种坦克在该集团军的坦克总数中尚不到1/4。由于只运来112门新的6磅反坦克炮，所以许多坦克还只能使用威力极弱的两磅炮。直到奥金莱克离开中东以后，才运来了新的部队、300辆谢尔曼坦克、大量的6磅反坦克炮以及新型普里斯特自动炮，第8集团军终于在人力和物力上占绝对优势。

英军在精锐程度上的欠缺始终未得到弥补，这在奥金莱克及其后任的任期内都是如此。1942年7月，奥金莱克在写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中曾经明确地指出，第8集团军还是一支与“职业”军队作战的“业余”部队。蒙哥马利的看法也是如此。奥金莱克在设法改进英军的弱点时，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一方面试图训练这支军队，但同时又要在战场上使用它”。

奥金莱克不能自由地集中其所有兵力和物资以求在西沙漠中击败隆美尔，他的部队必须同时在整个战区的漫长的战

线上准备应付其他的危险。1941年夏季，德军在征服巴尔干之后，颇有继续入侵土耳其的可能；在同年10月及11月，以及1942年6月以后，苏军在高加索的防线也很可能崩溃，那样就会使中东战区，尤其是重要的波斯湾油田都暴露在德军从北面发动的攻势下。直到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时，这种威胁才开始逐渐解除。但到那时，奥金莱克早已离职而由亚历山大接替其中东英军总司令的职务了。

此外，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间，由于日军征服了不列颠帝国的远东地区，从而断送了奥金莱克想在第二回合中取得胜利的希冀。他曾想在黎波里展开“十字军”攻势，并争取北非战争的胜利。但结果是不仅准备用于中东的两个师和一批反坦克炮被改运远东，而且奥金莱克本人也奉命从自己的兵力中抽出两个师和100辆坦克送往同一目的地。

所以，要想评价奥金莱克作为一名指挥官的成就，必须以上述所有危险和困难为背景。

也许他最杰出的思想是对正统和传统观念的强烈反叛。1940年夏季，他在英国南部担任军长时，曾给当时的英国陆军副参谋总长写过一封私人信，他说：“如果我们始终抓着那些老古董不放，我们就永远不会赢得战争的胜利。我确信这一点，那些蜘蛛网必须立即予以扫除！”奥金莱克之所以在一生中对于传统思想和习惯感到如此不耐烦，是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具有反权威的革命精神。奥金莱克8岁丧父，所以母亲的教诲对他的影响也就特别强烈。更重要的是，奥金莱克是一个平民出身的职业军人，又在印度陆军中任职，对于英国陆军的“上层阶级”而言，他几乎是居于一种双重的外围地位，所以他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

奥金莱克不仅反传统，而且也具有开放的思想，他经常考虑新观念和尝试新办法。在任团长期间（1928——1929）以及后来在印度陆军参谋学院中任高级教官时，他曾发明出在当时被认为是新奇而有想象力的训练方法：用沙盘教授战术和战略课程；把若干互不关联的观念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计划。

他的开明思想还有一个标志，就是他完全没有一般英国人的种族偏见。英国人一向视印度人为“劣等种族”，认为印度部队绝对不是德军的对手，但奥金莱克却从不轻视他们。战争的结果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在1941年第一次击败德军的不列颠联邦军队中，就有印度部队。

奥金莱克在饱读军事史书之后，对于美国内战中的杰克逊石墙和希南道战役尤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欺敌和机动”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亲身经验更证实了这种对机动战的偏好是合理的。他说：“整个战役都犯了错误。应该设法引诱土耳其人离开他们的阵地，而不应作正面的攻击。”而在当时，英国参谋学院的教学还是以西线阵地战的经验为基础，所以奥金莱克在思想方面大有曲高和寡之感。直到将近20年之后，德军“闪击战”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大获全胜时，奥金莱克才体会到内心的满足和愉快，因为那对于他的“闪击战”信念无异于作了更进一步的认证。

代号为“十字军”的战役终于在1941年11月18日拉开帷幕，从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出奥金莱克对新奇的作战方案和机动观念的偏爱。最初，他命令当时的第8集团军司令坎宁安研究两个方案。一是传统性的想法，即进攻控制着海岸公路的敌军固定防线，然后再沿着埃及、利比亚的边界向内陆伸

展：二是一种雄心勃勃的观点，即在沙漠中向敌人的侧翼挺进。以在班加西以南切断隆美尔的交通线为目的。经过详细研究之后，坎宁安和他的同僚们认为第二种方案在后勤条件上几乎不可能，而在战略上也非常危险，因为长距离的交通线常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坎宁安提出一项比较温和的建议，让英军的装甲兵力由敌人防线的南端迂回，然后向西北挺进，直趋托卜鲁克，而那个孤立的要塞当时仍在英军坚守之中。他相信隆美尔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维持对托卜鲁克的围攻，将被迫接受挑战。而在以后的会战中，英国装甲兵凭数量上的优势也就可以击败他。奥金莱克采纳了这种建议，他指出：这种观念就是用迂回行动迫使敌人离开阵地而在并非他选择的地区进行战斗。

尽管在会战过程中出现过一次重大危机和多次的差错，但基本目标最终还是大致实现，战斗以艰难的成功而结束。尽管如此，坎宁安及其同僚所拟定的这种修正案，对于一个如此仓促组编的集团军来说，也是一个雄心很大的计划。

1942年7月的第一次阿莱曼会战更能证明奥金莱克对于机动和欺敌的偏爱。当时隆美尔正处在胜利的高潮上，而奥金莱克却能从他手中逐渐夺回主动权。奥金莱克不把南非第一师部署在阿莱曼周围，而把它分为机动的旅群用在南面的沙漠中。7月1、2日，当隆美尔企图突破和包围英军时，立即受到这些机动兵力的猛烈夹击。此外，在第一天的战斗之后，奥金莱克又从阿莱曼的中央和南面地区撤出两个防御据点的部队，使其全部兵力得以保持机动和集中。

第8集团军过去只满足于消极防御，奥金莱克却命令它立即反攻，并制定出富有雄心的作战目标。这完全象德国人的作风，而不符合英国人的习惯。而且，第8集团军的部队

不是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毫无作战经验，自然难以应付，于是奥金莱克遭到了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尤其是他的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也是一位引起争论的人物，这就更使奥金莱克成为众矢之的。

多尔曼·史密斯是爱尔兰人，他具有近似于刻薄的机智和过分活跃的想象力。奥金莱克选择多尔曼·史密斯做参谋长足以说明他对传统思想的反抗。战后，奥金莱克曾经这样说：“我选择多尔曼·史密斯是因为他有一个思想极其丰富、充满活力的好头脑。而且我也正需要他，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深谈的人，他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灵。”把反攻的目标定为意大利部队，以迫使隆美尔不得不用他的德军来进行前后奔走援救行动——这个建议也正是出自多尔曼·史密斯。这个计划曾获得卓越的成功。到7月16日，隆美尔就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而被迫采取守势。隆美尔在写给其妻子的信中曾经这样说：“敌人正在利用其优势，尤其是步兵优势，目的是把意大利部队一个又一个地击毁，而德国部队又太弱，以致于无法单独地给与支援。这足以令人痛哭。”

虽然奥金莱克只是获得了一个防御性的胜利而未能使隆美尔的战线完全崩溃，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隆美尔在斗智和斗勇两方面，都输给了一位英国的指挥官，奥金莱克在阿莱曼的胜利可算作一例。

1942年7月底，为了防御阿莱曼的咽喉部位以对抗德军向尼罗河三角洲的突破，奥金莱克和多尔曼·史密斯拟定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凭借鲁维沙特河、艾拉门·哈尔法山脊一侧与阿莱曼成垂直角度这一有利地形，阻止隆美尔向北直趋海岸。当蒙哥马利于8月中旬登场上阵时，奥金莱克的由雷场和野战工事组成的防御部署已准备就绪，这就决

定了8月底艾拉门·哈尔法会战的基本态势。不过，蒙哥马利打的是一种有严密控制并且大体为固定的“不冒险”会战，而奥金莱克的意图却是想用沿鲁维沙特河和艾拉门·哈尔法山脊的防线来作机动会战的枢纽。

奥金莱克的德国对手，隆美尔及其参谋长拜尔林，以及其他将领对他的敬佩程度超过了对西沙漠中的任何其他英国指挥官。正如拜尔林所说：“在英国居然没有任何人认清奥金莱克所赢得的奇妙的胜利，真是太可怜了。”因为德国人具有悠久的机动作战的传统，其组织和指挥也有充分的灵活性，所以他们对奥金莱克有亲切之感。不过，他们也批评奥金莱克多少有一点不现实。因为英军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思想和训练方法的产物，尤其是完全缺乏非洲装甲军团的经验 and 职业特性。所以，试图采取“德国式”的计划和作风自然不无“东施效颦”之感。

奥金莱克本人并非没有看清英德两军在基本性质上的差异。反而言之，由于其目光相当锐利，所以在任中东总司令时，他不断地努力，力图对英国野战部队的组织和战术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革。1941年“十字军”战役的经验更使他深信有厉行改革的迫切需要。不列颠联军的制式步兵师本质上就是1918年西线师的改进型而已。那种笨重而行动不便、携带步枪加刺刀的步兵，除非提供给他们外在的运输车辆，否则就只有徒步的机动能力。奥金莱克将它改组成3个自动化战斗旅，各自都配有炮兵、工兵和其他行动单位。

英国装甲部队也有一个特殊问题。根据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的经验，德国的装甲师是由坦克、摩托化步兵和炮兵均衡组成的有机的结合体，而1941年的英国装甲师含有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支援部队，其中只有两个营的摩托化步兵和炮

兵。这种偏重于坦克的结构也代表了英国人战前的装甲兵指导思想。当时，英国人受骄傲的骑兵传统的影响，认为对抗的胜负取决于坦克，而英国的坦克兵也不愿意在作战中与其他兵种合作。在“十字军”战役中，面对着德军坦克、反坦克炮、步兵的密切合作，英国坦克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于是，奥金莱克决定采取一种比较接近德国模式的新编制，把装甲师分为两个旅群，其中一个装甲旅群的每个坦克团都配有摩托化的步兵营，另一个是摩托化旅群。每个旅群有其本身的野战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

奥金莱克在1942年初所作的改组成为以后英国军队其他改革的模范，不幸的是当这种改组尚未完成之际，隆美尔已在5月间在西沙漠中发动攻击。

当第8集团军在加泽拉战斗中被击败而退到阿莱曼时，英国装甲兵也暂时不在战场上充当主要角色。在此危机之际，奥金莱克采取“战斗群”的组织，从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他此时已深信传统的步兵师在机动的沙漠战争中是“负债多于资产”。正如他在1942年7月给首相的信中解释的：“我所需要的是火炮和坦克，而步兵则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保护和补给即可。”他决定利用炮兵，加上摩托化步兵为掩护来编成“战斗群”，而把所有只是配备有步枪加刺刀的步兵送往后方。

直到现在还一直有人指控他分裂步兵师，浪费战斗力。奥金莱克当时也毫不示弱，他说有关“战斗群”的争论根本上就是胡闹，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无其他方法可想。大部分步兵和炮兵除非凭借工事固守，而且翼侧无法迂回，否则根本不是装甲兵的对手。实际上，隆美尔在其所有会战中都是用诸兵种混合编成的“战斗群”来获得显著成功的。我们

也许可以发现，批评奥金莱克的人都具有英国人尊重形式主义的传统作风。

尽管如此，这种战斗群的用意始终不过是一种应付1942年7月危机的暂时措施而已。在赢得第一次阿莱曼会战的胜利之后，奥金莱克即开始计划对英国的装甲师和步兵师进行一种永久性和真正彻底的改组。从“十字军”会战起他就发现第8集团军的决定性弱点是其装甲兵和步兵在战场上不能密切合作。这种弱点实在是不足为怪，因为英国陆军的各兵种本来就缺乏共同的指导和训练，尤其是彼此间都有目空一切的看法。而相反地，德国陆军的各兵种都是在同一指导思想下接受联合的训练，在作战时也是如此。奥金莱克为了医治英国陆军的“痼疾”，主张彻底取消分立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再另外设立一种新的“机动师”，即一种新的装甲兵和步兵的组合。这样才能使两个兵种，再加上炮兵，经常在同一师长指挥之下训练和作战。换句话说，合作将被建立在师的结构内。

这种建议却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那些反对的人都代表着保守主义，想保护既得利益。尤其是奥金莱克本人手下的装甲兵少将麦克·克里瑞。英国参谋本部认为他是一个坦克专家，所以才把他送到开罗来作奥金莱克的帮手。但事实上，他是骑兵出身，没有在实际中指挥装甲部队的经验，于是奥金莱克只好将他免职。等到8月中旬，奥本人被罢免时，麦克·克里瑞反而被委任为他的后任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长，所以奥金莱克的建议也就无人再提了。在10月间的第二次阿莱曼会战时，英国装甲兵和步兵不仅仍然分为不同的师，甚至于组成了完全独立和几乎清一色的军。结果，两个兵种之间缺乏一切重要的合作，从而使蒙哥马利的伟大计划化为泡影。

今天，所有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陆军都已采取装甲步兵的联合编制，那正是奥金莱克在1942年所建议的形式，由此可以证明他的确具有创造性思维和过人的远见。作为一个军事改革者和创新者，奥金莱克始终是曲高和寡，不曾得到应有的尊敬。事实上，也许除了斯莱姆之外，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将领中的杰出人物。

奥金莱克除了具有灵活的头脑之外，他还有一种伟大的性格：在逆境中能够坚定不移，严守个人节操，处事能够以简驭繁。尽管这些素质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但作为一位战区总司令，他却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与丘吉尔的关系即为一个例证。

1940年春季，奥金莱克奉命指挥在挪威北部的联军。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和丘吉尔发生联系，直到1942年8月中旬，这种关系才告结束。丘吉尔乐观、缺乏耐性，出于政治的需要，总是催促部队立即发动攻势以迅速夺取胜利，而不准再延迟。奥金莱克则采取现实主义者的观点，爱惜士兵的生命，总是对抗这种压力。他冷静而详尽地指出：“要想成功则需要兵力、装备和充分的准备时间。”他坦白地说：不应该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必须说老实话而不能考虑是否中听。

当他在1941年7月5日就任中东总司令时，他又立即受到来自那位大首相的压力，丘吉尔要求他在一个月或最多两个月之内发动一次沙漠攻势。奥金莱克毅然告诉丘吉尔：“我必须再度坦白地承认，以我们现有的不适当装备来发动攻势实在不合理！”丘吉尔立即把他召回伦敦以便当面威胁他。但无论丘吉尔如何雄辩滔滔、软硬兼施，奥金莱克都用冷静的分析来反驳他。他指出沙漠军团对战斗缺乏准备，所以他坚

决拒绝把他的部队用于不成熟的攻势中。结果丘吉尔没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事后看来，奥金莱克的确使英军免遭了一次惨重的失败。

1942年2月，在隆美尔于“十字军”战役之后又重返加泽拉时，奥金莱克和丘吉尔之间又开始发生纷争。尽管丘吉尔拼命催促，奥金莱克却认为若在6月1日以前发动攻势，结果将不仅是被敌人各个击破，而且埃及也都有失守的危险。他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对第8集团军的改组、再装备和再训练。此外，“十字军”战役也已证明英国装甲兵素质居于劣势，所以该集团军在坦克方面至少要与德军形成3：2的优势。这种说法使丘吉尔深感不满。最后，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命令奥金莱克必须在6月1日以前发动攻击。很碰巧，隆美尔已于5月26月先行发动攻击，于是才使奥金莱克免受违命之责。从加泽拉战斗的过程来看，如果奥金莱克遵从丘吉尔的指示提早发动攻击，英军所受损失将会更大。

8月初，当第一次阿莱曼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际，丘吉尔又亲自来开罗视察。他再度催促奥金莱克赶紧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而不得拖延时间，奥金莱克坚决拒绝在9月中旬以前采取行动，这也就注定了他个人的命运。但丘吉尔选择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将军还是成功地拖到了10月中旬。

虽然奥金莱克具有坚强的性格，能够抵抗丘吉尔的压力，但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缺乏那种谄媚的能力和外交手段，因此最终也免不了摘掉乌纱帽。任何想跃居高位的将军必须懂得如何应付政客官僚，奥金莱克那种不妥协的军人风格使他在伦敦的人事关系极为恶劣。

这种坚强的性格却两次使会战转败为胜。当“十字军”会战在1941年11月18日开始后，过了6天，第8集团军司令

坎宁安就感到他已经输定了。因为在关键的托卜鲁克以南的坦克战中，英国坦克只有44辆还能行动，而据估计隆美尔手中还可能有120辆。坎宁安认为第8集团军必须脱离战斗而向后撤退，这样才不至于使剩余的坦克也被摧毁，也使埃及不至于受到威胁。奥金莱克从开罗飞往前线，发现坎宁安手下的指挥官和幕僚都赞成继续打下去。凭着一种职业性的直觉，奥金莱克透过战场上的混乱现象，感觉到隆美尔部队本身的情况。他事后回忆说：“我的意见和坎宁安不一样，我想隆美尔很可能像我们一样狼狈，尤其是我们在托卜鲁克的军队仍不屈服地站在他的后面，所以我命令继续攻击。”

为了便于亲自指挥，3天之后他撤换了坎宁安，用其开罗总部的副参谋长里奇来接替他。由于奥金莱克的决定性干涉，托卜鲁克终于解脱了危机。隆美尔被迫撤退，其损失几乎与一年之后在第二次阿莱曼会战时所受到的一样惨重，而大英帝国也赢得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对德军的胜利。连丘吉尔也说：“奥金莱克挽救了这次会战，并证明了其作为野战指导官的杰出素质。”

奥金莱克在1942年7月的第一次阿莱曼会战中也同样表现出其坚强的性格。集合一支打了败仗而又作过长距离撤退的兵力，对于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实为一种超出常规的考验。大难临头之时，奥金莱克毫不退缩，毅然亲自接管指挥权。同时他也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断定隆美尔虽然表面上势如破竹，却已是强弩之末。

第一次阿莱曼会战是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之一，它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中东，并替奥金莱克的后任铺平了胜利之路。所以这算是奥金莱克的最伟大成就。美中不足的是当里奇被隆美尔打得落荒而逃之后，他才亲自在阿莱曼指挥这一